

漏算与机缘——当绘画邂逅AI

代大权

人千算万算总会有漏算，机器则如何算也不会漏算，恰恰是没有漏算让编程机器思维成为漏算，艺术实际正是漏算，在必然中发现偶然，在肯定时展示否定，在一般处看到特殊。而偶然、否定、特殊决定了漏算的意义与价值。

人人都可以见到痕迹，但只有刑事侦查与艺术表现才懂得痕迹的真切价值，并从痕迹的价值中找到意义，前者从理性上利用痕迹建构逻辑，后者从情感上利用痕迹展开表现，无论重复痕迹，还是模仿痕迹，都是在消解衰弱痕迹的价值与意义，是消减思想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，匠人与艺术家的区别正在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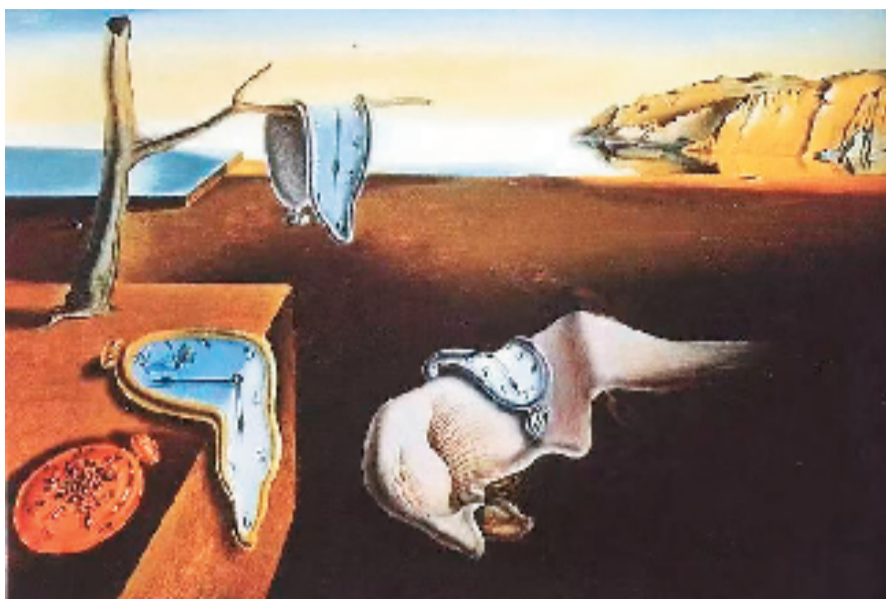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从发生到结束，都是从痕迹到符号再到节律，最终成于表现。节律是画家调适痕迹与符号的具实行为，意念与情感让节律自洽，法度和规则给节律以尺度，隐显与软硬相互渗透融合后形成表现，表现的三个重要条即痕迹、符号和节律，它们的共同作用，让表现有情有景，引人入胜，让表现有血有肉，骨体自证，《论衡·祸虚》中所说“天命之符，见于骨体”，就是每幅画作背后，都有见画家的骨体，画家是藏不住的。符号的背后是动机，动机决定符号的命运，或者弃用，或者担当，符号一旦与动机结合，它就不再是客观的存在，而有了主观的意图，也就是有了表现的生命。

节律控制在时间与空间的环境之中。

唯形式的强调整节律，唯符号的强调概念，唯痕迹的强调技法，都因顾此失彼偏颇一端而形单影只，很难让表述体现出艺术语言的魅力，而只有把三者相依互动最终融为一体，是抓住了表现的核心，抓住了语言的意义。所有人工智能的基础都是数字与数字的组合方式，也都是痕迹与痕迹的组合方式，数字从0到9编辑到无穷，痕迹从无到有表现到无尽。

优秀的科学家对数字的敏感，与优秀的艺术家对痕迹的敏感是一样的，将前人已形成表现风格的痕迹当做自己表现的语言，从根本上就缺失了创造性，后面符号的认定与节律的组织，都按照痕迹的逻辑重复，形成表现的逻辑重复，都无法生成新的认知与想象，重复中的重复形成思想的闭环，从艺术的语言，到艺术的表现，到艺术的思想，都不可能具有创新性，都不提升艺术的价值，也都不具有时代的意义，这是大多数艺术家在认识上的短板。艺术家大多学养有限，常常因过人的技之长而名世，很少有因一思之长而名世。

世界对艺术大家的判断，是对其创造性的判断，不断否定过去，不断探索未知，只有如此，艺术才不仅仅肯定过去，而更在追求未知，为人类思想的进步提供形象的可能，艺术的价值不在社会对艺术家现实的肯定，那是权力或市场庸常的肯定，而对其不现实的肯定则必须放在历史的



萨尔瓦多·达利 记忆的永恒 24x33cm 布面油画 1931年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

坐标上，在时间与空间的比较中，才能形成具有智慧和前瞻的肯定，所以现实中的艺术大家可以进入日常生活，却并不理所当然地进入艺术史，能进入历史的大家，都是一生都在创造的大家，都是在现实中无法确认的大家。算力、算法、数据概括了人工智能，痕迹、符号、节律概括了艺术表现。算力是思想的痕迹，算法整合了符号，数据重组了节律。

维特根斯坦的“语言即世界”强调了语言的认知与维度，艺术的进步即语言的进步，变革艺术语言产生的痕迹、认知的

符号和重组的节律，才可能有艺术新的主张与理念，不从痕迹的变革着手，重复历史与已有的痕迹，就不可能对符号有新的认知，对节律有新的重组，因此，有人说笔墨等于零，是让痕迹归零后再去认识，是以变革痕迹的思想作为变革基础算力的思想，很多人以为“等于零”说的过于绝对或偏执，但从零起始，从零起步的再认识再实践，确是对艺术创造性的肯定与坚持，当绘画邂逅AI，绘画又得从传统的表述方式上归零，去再认识，再起始，以人为本，辩证认知，肯定创造。

写生何以变成了“秀写生”

肖亚平

在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当今时代，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“秀”：秀美食、秀恩爱、秀旅游、秀美貌、秀财富……无所不有。然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美术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绘画方式——写生，却被某些组织、个人“秀”得过了头而令人倒胃口。

打开手机，视频号、微信公众号等不时会出现“全国名家赴XXX写生”“世界级艺术家走进XXX写生”……等等标题，名头大得吓人。仔细看写生画家名单，除几位二三流的知名画家，许多人不知是何方神圣。有些视频号、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视频、图片，满眼是一排排画家们与“全国名家赴XXX写生”的红色横幅合影，与宾馆门头上“热烈欢迎全国著名画家下榻我馆采风写生”电子显示屏的合影，还有一个个画家作画的架势照、行头展示照、观众围观画家的场景照……。这让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曾从资料上看到的几张老照片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风眠、陆俨少等国画大家赴新安江水电站、舟山渔港等地写生时的朴素场景，还有衣着极其简朴的著名画家刘文西百余次赴陕北，坐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写生的感人画面……虽然这些写生照上找不到任何“著名”“名家”“世界级艺术家”之类的字眼，但中国美术史上却从未失缺他们的名字和成就。对比之下，前者相形见绌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而著名老艺术家们的低调、纯朴和务实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当下某些绘画写生为何变成了“秀写生”？其实也不难理解。对某些想方设法挤进“全国名家”“世界级艺术家”写生行列的画家而言，不仅满足了虚荣心，也可以此狐假虎威，沽名钓誉，并向藏家暗示：我进入全国名家行列了，甚至是世界级艺术家的行列，那么，以后的画价自然会增加一个或两个零；对组织写生活动的画家而言，可以向外含蓄的默示：我与全国名家、世界级艺术家有人脉关系，近朱者赤嘛，我的作品也应该很牛；对某些接待画家的宾馆和写生基地来说，自然而然就有了做广告的必要底气和炫耀的资本：全国名家、世界级艺术家来我们这里吃住和写生了！最终名利双收。由此看来，各方人群的不同目的和欲望，是最终将绘画写生演变成“秀写生”“写生秀”的催化剂。

前几年，我的故乡大西北某地市级美术馆曾主办了两次“全国水彩名家作品邀请展”“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”。按说故乡的主办单位数次邀请我邮寄作品参与展览，我理当义不容辞。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。因为我看到“全国名家”四个字时，顿时觉得脸红。我一个平平泛泛的水彩爱好者几斤几两，自己心知肚明，与“全国名家”的字眼实在是沾不上边。

我非常赞赏那些从不拉大旗作虎皮的写生活活动，其中“我爱水彩论坛”坚持几十年主办了20多次、每次有数百人参与的水彩写生活活动。其参与者范围之广、人数之多、影响力之大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



刘文西画陕北老乡

的。尽管写生活活动有国内知名水彩画家担纲，却从不以任何噱头唬人。他们低调做事，高质量收官：写生示范、作品点评、学术讲座、展览交流……让参与写生的美术爱好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。我也更钦佩那些经常在各类媒体上播放写生过程，展示完整或不完整的写生作品及作画步骤的画家们，他们让美术爱好者受益，让观者或多或少获得美的熏陶。

写生本来就是画家直面客观对象，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，记录感受，锤炼技法，积累创作素材的一种绘画方式而已。心静如水，默默耕耘，不断探索，在感受和表现自然美、生活美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地

提升绘画水平，应该是每一位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心态。

在媒体上如实报道写生活活动，非常必要；亮相画家写生的阵容和场景，这种仪式感更是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将一群志同道合的美术工作者平平常常的写生活活动非要冠以“全国名家”“世界级艺术家”的大帽子，进行名不符实的拔高、渲染，以此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，就实在不妥了。借写生之名，将其变味成“秀写生”，有违艺术的本源和写生的纯真性。可以说，美术界这种浮躁、虚夸之风的盛行，对画家个人还是对我国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